

品味 红色经典 ②

讲述革命故事 弘扬红岩精神

马识途

核心阅读

我非常理解《红岩》作者，他们当初并不是作家，然而为了告慰烈士的英灵，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为了让更多人从那些为理想信念无惧生死的革命烈士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他们义不容辞地拿起了笔，将英烈们用鲜血铸就的红岩精神展现了出来

终究得到了历史的回响。长篇小说《红岩》一经出版，便被全国各地读者争相捧读，风行一时，甚至在海外也广为流传。据说，迄今为止，这本书已有过千万的发行量，成为最受欢迎的革命历史小说之一。

相信胜利、准备牺牲，为了那声来之不易的“同志们”

《红岩》反映了当时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可以说是国统区地下党斗争工作的缩影。这部小说的最终定名，正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领导长江以南地区地下党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就秘密设立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我们所说的红岩精神，也源于此。

我曾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工作过。几十年过去了，那些风风雨雨的日子还常常涌入我的记忆。那时，每天在白色恐怖中为革命事业奔走，在生死线上与敌人周旋搏杀。早上出门前，就已做好回不来的打算。“相信胜利，准备牺牲”，是我在党旗前宣誓时立下的坚定信念。靠着这一信念，我才能在这条没有硝烟却同样残酷的战线上，坚持斗争到胜利的那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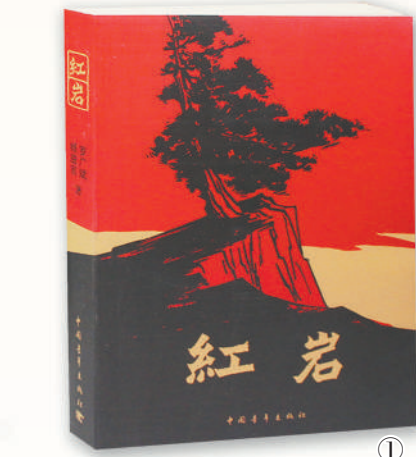
难忘1949年12月29日，成都举办庆祝解放大会，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万人空巷。我坐在入城的车上，看到了我认识的地下党同志们，大家个个眼含热泪。入城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公开召开全体地下党员大会，得到通知的党员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过去，由于地下党的工作纪律，很多同志互不认识，有的也许曾经认识，但并不知道是自己的同志，更有的甚至可能被其他同志怀疑过。不少人先是面带惊讶地互相望着，然后热烈地拥抱握手。

当我宣布开会，响亮地说出“同志们”三个字时，全场突然鸦雀无声，继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样的表现只有长期在白色恐怖中生活的人才能理解。天亮了！我们这些地下党员终于能光明正大地聚在一起！天亮了！我们终于可以毫不忌讳地大喊“同志”，可以堂堂正正地光荣宣布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我非常理解《红岩》作者，他们当初并不是作家，然而为了告慰烈士的英灵，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为了让更多人从那些为理想信念无惧生死的革命烈士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他们义不容辞地拿起了笔，将英烈们用鲜血铸就的红岩精神展现了出来。

我更为，作为一个作家，拿起自己的笔，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民族危亡之际，有一群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共产党人，背负着民族的苦难和人民的希望，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积数十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换来今天的新中国——这不仅在《红岩》诞生之时至关重要，在今天以及以后，都同样重要。

(本报记者胡妍妍根据采访和资料整理) 图①为长篇小说《红岩》书封，图②为1965年上映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海报，图③为张桂梅带领女子高中师生重温入党誓词、重温红色经典。 制图：赵德汝



①

长篇小说《红岩》自1961年正式出版，到今天已60年了。对于它，我总是心怀一份特殊的感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见证了这部小说从酝酿、修改到定稿、出版的过程。

《红岩》描绘了重庆解放前夕在敌人监狱里革命志士坚强不屈、英勇斗争的感人事迹，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正是中共地下党员们的真实写照。从他们身上，我似乎看到了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们的身影。可惜，他们中的许多人倒在了黎明前夜，没有机会亲历我们祖国的日新月异、繁荣昌盛，也没有机会目睹百年大党的风华正茂。而我，作为一个步入107岁、有着83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替他们见证了这梦圆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重新谈起《红岩》，谈起那些出生入死的革命往事，让人感慨不已。

一本用时近10年、底稿近300万字的“血写的书”

我和《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是同乡，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同窗好友，两家往来甚密。上世纪40年代初，根据党组织的要求，我考上了西南联大，在那里，一边学习一边从事地下党工作。不久，罗家人把罗广斌送到昆明交给我，希望他将来也报考西南联大。在昆明期间，罗广斌顺利考入联大附中高中，学业大有长进，还积极参加进步活动，成为我们党当时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的一员。后来，他回到重庆，和领导学运的刘国杰联系上，并由江竹筠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江竹筠，正是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

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罗广斌被捕，关进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监狱。在狱中，他参与并见证了战友们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大规模屠杀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志士，纵火焚烧渣滓洞。几百革命志士，只有极少数人逃了出来。

罗广斌出狱后不久，我在重庆见到了他，他向我讲了很多当时狱中的情况。革命烈士们的英雄事迹，让人动容。不久后，他和狱中幸存的其他同志在重庆、成都两地向青年作报告，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人，包括我在内，鼓励和催促他们将具体事迹写成读物，让更多人看到，让英雄事迹长留于天地。于是，罗广斌约好与他同时逃出来的刘德彬以及先他们出狱的杨益言，共同努力，撰写了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

回忆录出版后，取得了很大反响。在多方面的关心下，又有了将其改写成长篇小说的计划，如今我们熟知的《红岩》由此诞生。《红岩》从酝酿到成书历时近10年之久，成书40万字，底稿近300万字，经历3次彻底“返工”，大改过五六次，小修小改不计其数。在此期间，作者们还给几百青年学生和干部作过百余次报告。他们告诉我，每一次报告，都是创作过程，都要结合反馈再做修改完善。

《红岩》作者曾不止一次地说：“《红岩》这本小说的真正作者是那些为革命献身的先烈。”这并非谦虚。小说中最动人的情节、最令人崇拜的英雄，都有现实依据和人物原型。小说凝结着烈士们的鲜血，真正是一本“血写的书”。而革命烈士的事迹和精神，也

江姐，我一生的榜样

张桂梅

江姐的艺术形象，大家都很熟悉，蓝布旗袍、红色毛衣、洁白围巾。她也是我一生的榜样。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是我心中的经典，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

1957年，我出生在东北，那个年代，物质上匮乏，精神上富足。到了读书的年纪，我自个跑回家，翻出户口本，去学校报名。穿上姐姐买回

来的红色皮鞋、天蓝色裤子，我忙不迭地跑到左右邻居跟前，让大家都知道我要上学了。

读书塑造了我的性格，给了我看待人生更广阔的视野。读小学时，我是班长，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我成了少先队员，戴上了红领巾。清明节去烈士陵园扫墓，我们一路哼唱的歌是：“翻过小山岗，走过青草坪，烈士的墓前来了红领巾……”

读中学时，学校排练歌剧《江姐》，选了我做主演，我别提多高兴了。我们的首场演出在一家俱乐部，观众是附近的学生、老师、农民和工人。观众席上，父亲得意地向身边人介绍我这个“江姐”：“这是我的姑娘！这是我的姑娘！”演出结束后，掌声很热烈。有的观众说：“要看看这些小演员的真样子！”他们不敢相信，一群中学生把这个歌剧演得这么好。

江姐的形象，又美又忠诚纯粹，我很佩服。她的唱段和台词，我倒背如流。阎肃老师的词写得真好啊！一开始孙明霞送江姐上船时，江姐唱的是：“看长江、看长江，战歌掀起千层浪，望山城、望山城，红灯闪闪雾茫茫，一颗心似江水奔腾激荡，乘长风破浪飞向前方。”孙明霞唱：“祝你像江上的白帆乘风破浪，祝你像山间青松傲雪凌霜！”

演江姐、学江姐，她的坚强，她的忠诚，她的坚定信仰，她的无畏，成了我一生的楷模。当时，我便暗下决心，要以她为榜样，做她那样的人。

18岁那年，我追随姐姐来云南支边，在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林业系统工作，一头扎进了大山里。我被分配到青年队，参加林场建设，做炊事员。过了几个月，又去做团支部书记。我到工段熟悉工作，记得那里满山都是松树，郁郁葱葱，高耸入云。我参加了养路段的大会战，任务是保证运木材的便道畅通。一天山坡塌方，把我整个人埋了起来，幸亏工人们手脚麻利，从土里救我一条命……

后来，我阴差阳错地成了林业局子弟学校的老师。我当时没读过师范，也没进过大学，中学出来教中学，心里真有点发怵。这所学校在一个小平坝上，学生家长大多数是来自云南各地州的少数民族职工，还接收了附近村子里的藏族孩子。登上讲台，我激动又兴奋，竟然热泪盈眶，有一种崇高、神圣的感觉：我在教孩子们知识，甚至将影响他们的命运！

我性格要强，刚参加工作时的条件艰苦，初为人师的种种不适应，并没有压倒我，也没觉得多苦多累。我在工段和年轻的工友们结下深厚感情，后来一步步调到林业局机关；又和孩子们打成一片，给他们洗衣服、缝扣子，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再去丽江教育学院读书。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一直激励着我，革命精神始终滋养着我。与“江姐”们比，我差得远呢！我心里一直想着歌剧《江姐》中的经典形象和情节，下决心把工作干好，默默地向他们看齐。那时流行唱卡拉OK，我最经常唱的，就是《红梅赞》。

再后来，我从大理调到丽江华坪工作，健康出了问题，又遭遇家庭变故。在同事和学生们的帮助下，我走出了人生低谷。2001年起，我兼任华坪“儿童之家”福利院院长。工作中，我体会到教育对山区女性的重要性，在当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创办了免费的女子高中，为此吃了些苦。在持续家访中，我更加坚定了办好女子高中的信念。

仔细想想，为什么做这些？这其中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恩和感情，更多的，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因为受革命先烈的影响，我党的声誉看得很重。我到山里家访，帮助了不少人。我内心觉得，学习江姐，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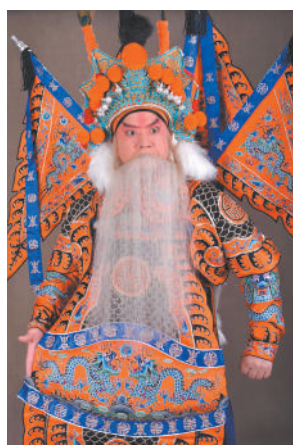
每周一，我们女子高中全体师生在大操场上宣誓，面对着“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的红色大字。每周六上午，我们全体上思想政治课，讲革命前辈、红色故事。课间操，学生们一起跳“南泥湾”。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有学生和我讲：“我上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入党，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我们在学生心中深埋一颗颗红色种子，帮他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在红色基因的传承中，学生们远方有灯、脚下有路、眼前有光，在山沟沟里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美好的未来。我年纪越来越大了，但我希望孩子们记住江姐，也记住在女子高中的那“一抹红”，这将是她们终生受用的财富。

(作者为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本报记者徐元锋采访整理)

艺术生涯

“梅花”这样绽放 ⑩



图为杜镇杰在京剧《珠帘寨》中饰李元霸。

杨雪梅

用心把人物演“活”

程砚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年轻时读关于昆曲的古籍，看到“珍珠脱线”的口语，并不能理解其真意，后来唱多了，想多了，琢磨多了，在唱快板时忽然就明白了这形容是多么贴切。我曾问杜镇杰，京剧的老生唱快板有什么形象的比喻？他说，听老师们提过一个词“漆盘托珠”，形容一个老生唱得清晰干净、铿锵脆亮。

这两个词真有画面感，让我们想起白居易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年初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听杜镇杰的《失·空·斩》，最后唱到《斩马谲》，每个字也似漆盘托珠一样跳跃着，清晰劲健。

“大部分的三国戏都有一个特点，演不好容易温吞，一味求效果又容易失去韵味。《失·空·斩》是须生演员都唱的一出戏。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和叶蓬老师学过，后来又跟许多老师请教过。刚开始唱时，老师们总说我台上的表演有火气，现在才慢慢演出了人物的气定神闲。”

5月2日，还是长安大戏院，上演让人百看不厌的《珠帘寨》。“观宝”一折，声未起，已是掌声如潮。谢幕时，很多年轻人挤到前面久久不肯散去。其实《珠帘寨》是杜镇杰学的第一出扎靠戏。在京剧里身穿铠甲叫作扎靠，《定军山》的赵云、《战太平》的花云都是靠把老生。对于一个老生来说，扎不上靠相当于缺一条腿。一直唱文戏的杜镇杰43岁时才开始和李甫春先生学扎靠。“借一身靠两把刀，就开始从头学，北京京剧团六楼的七斤，足足学了三四天。李甫春老师说我这么晚还学扎靠算是独一份，之前有一个女先生李慧芳，38岁学的扎靠。”

杜镇杰成名算早。1987年，26岁的他和于魁智、言兴朋等人获得第一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老生组最佳表演奖，43岁却有勇气重新学艺。几年下来，《珠帘寨》《战长沙》《定军山》《战太平》《问樵闹府·打棍出箱》《盗宗卷》都学了。这些戏现在是杜镇杰常演的戏。

京剧老想着改变。唱了这么多年，才觉得先生们总结的“四功五法”即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太精妙了。有多少人马，山峰有多高，浪潮有多大，都在眼神上。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眼神的运用在表演中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理解不到，就表现得。一出戏一个味儿，不同的人演又是不同的味儿，所以大家才爱看爱听。”

京剧是演行当、演流派还是演人物？“我想还是演人物。我们总说哪位艺术家演的诸葛亮是‘活诸葛’，说的是把人物演‘活’了。”既然是塑造艺术人物，不同艺术的借鉴就再自然不过了。“赵丹说他在《烈火中永生》的造型和念白，学习了京剧麒派艺术的创始人周信芳先生。听老辈儿讲，过去北京人艺排《蔡文姬》时，所有演员都来北京京剧院学习，学习京剧的走圆场和云手。大家觉得京剧的一招一式在舞台上确实很美。我们也特别爱看于是的表演，喜欢看《茶馆》。话剧表演更注重细节、塑造人物，这是京剧要学习的。”

对于新编戏，杜镇杰并不排斥：“京剧一直都有编新戏的传统。”杜镇杰演过《下鲁城》《宰相刘罗锅》《正考父》《向农》等众多新编京剧。“新编戏给了你调动所有积累来表现人物的机会。比如在《正考父》中，人物年龄跨度比较大，我就借鉴了《赵氏孤儿》对于不同年龄角色的表现手法。正考父老了，骑马到民间听老百姓的真实声音，我就加了一些周信芳先生《徐策跑城》的表演元素。这些尝试都是有益的。”

2013年，杜镇杰开始了全新的尝试，北京京剧院为他成立了“寻梦承泽”工作室。“一开始就要一年演24台戏。不赠票，不重复。我想了想，可以努力。”如今，7年过去了，“寻梦承泽”欣欣然成长着。“老先生过去能唱百出戏，现在我们拼命整理挖掘复排，也就有70多出戏。我的目标是整理演出100出戏。”今年，“寻梦承泽”工作室安排了18场23出戏，其中，既有老少咸宜的《四郎探母》《龙凤呈祥》，又有常演常新的《失·空·斩》《乌盆记》，还有越演越有观众缘的《春秋笔》《桑园寄子》……观众一年比一年多，年年都有新期待。

“寻梦承泽”，真是好名字——追寻京剧振兴的梦，将前辈的艺术精华传承下去。杜镇杰庆幸自己依然热爱京剧、热爱舞台，也庆幸越来越多人热爱京剧、欣赏京剧。

杜镇杰，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工老生。代表剧目《珠帘寨》《四郎探母》《龙凤呈祥》《定军山》《洪洋洞》等。获第二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艺坛